

《日本诗纪》校勘中的诗作去取：若林友尧增删得失再审视

张璇

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阳 110136

摘要：本文旨在探讨若林友尧对市河宽斋《日本诗纪》诗作进行增删的得失问题。市河宽斋逝世后，其子市河米庵委托若林友尧校订此书以备出版。后藤昭雄等学者虽肯定若林氏在文本校勘方面的贡献，但其对诗作本身的增删取舍是否契合宽斋原意，尚存疑问。本文以若林增补的3首及删除的4首诗作为具体案例，通过剖析其出典、文体特征与思想内容，并与市河宽斋所遵循的《古诗纪》《唐诗纪》等中国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及其“网罗放佚”的宗旨进行对比。研究认为，除增补辅仁亲王《池亭玩花》一事较为合理外，若林友尧其余增删举措，如增补赞体诗《普贤菩萨赞》、删除三言诗《远久良养生方》及偈诗《製千袈裟缘》等，均未能充分理解宽斋的编纂意图，其判断标准有失严谨且自相矛盾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宽斋求全存真的学术思想。因此，深入研究《日本诗纪》应以宽斋原稿为本，审慎对待若林校订本中的内容更动。

关键词：日本诗纪；市河宽斋；若林友尧；诗作增删

《日本诗纪》作为江户后期学者市河宽斋倾注毕生心血编纂的日本汉诗总集，其编纂与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折。宽斋生前因募集订户不足，仅刊行部分卷帙便资志而歿。其子市河米庵于文政四年（1821）将稿本寄藏于昌平坂学问所，直至弘化二年（1845），方重启出版计划，并委任若林友尧承担核心的校订工作。若林友尧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桃溪，编有《续撰和汉朗咏集》、《本朝诗园》、《本朝句题两句》等。后藤昭雄等学者已充分肯定若林氏在作者修订、异文提示、错简更正等技术性校勘方面的功绩，认为其工作“大体妥当”。然而，校勘之学不仅在于校其异同，更在于定其去取。若林氏对《日本诗纪》诗作本身的增删，是一项更具主观判断、更直接介入宽斋编纂体系的工作，其得失成败，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宽斋学术思想的理解以及对《日本诗纪》文本权威性的认定。本文旨在重返历史语境，以若林氏增删的具体诗作为切入点，深入辨析其行为之得失，以期更准确地评价若林校订本的价值与局限。

1 若林友尧增补的诗作及其得失辨正

若林氏共增补诗作6首，其中3首出自《教训抄》《文笔问答抄》等《日本诗纪引用书目》未载之文献，其增补属于新材料扩充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其余3首录自《本朝文粹》与《本朝无题诗》，其增补的合理性必须置于宽斋的编纂体系中加以检验。

1.1 增补具平亲王《普贤菩萨赞》：文体观念的冲突

若林氏将具平亲王《普贤菩萨赞》从《本朝文粹》卷十四“赞”部中检出增补，并加注说明：“原编采《文粹》而遗之，以其在赞中也。然此所谓赞诗者，非赞文也，故今载之。”此条按语清晰揭示了若林的判断逻辑：他基于该作“七言四句、押平声侵韵”的诗歌形式，认定其本质为“诗”，故不应因《文粹》将其归类于“赞”部而遭埋没。

然而，这一看似合理的增补，却可能与市河宽斋深刻的“辨体”意识相龃龉。宽斋编纂《日本诗纪》，其体例与方法论深受明代冯惟讷《古诗纪》的影响。《古诗纪·凡例》开宗明义：“汉以后箴、铭、颂、赞各自为体，今不及载。”这表明了一种严格的文体分类观念，即将文学性韵文（诗）与实用性韵文（赞、铭等）区隔开来。清代冯舒《诗纪匡谬》更对《古诗纪》中误收谢灵运《王子晋赞》提出严厉批评：“赞别于诗，例同颂诔，不得以其近于五言而混收也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诗纪匡谬》正是昌平坂学问所的旧藏本，作为宽斋工作机构的藏书，宽斋极有可能熟知这一观点。反观《日本诗纪》，宽斋对《本朝文粹》“赞”部中的其他作品，如都良香《良马赞》、菅原文时《学生藤原有章赞》等，以及《都氏文集》中的大量赞体文，均一概不录。这绝非疏忽，而是一种一以贯之的、深受中土学术影响的编纂原则。若林氏试图以“赞诗”之名调和形式与体裁的矛盾，但其增补行为本身，恰恰破坏了宽斋所力图维护的文体纯粹性，

重蹈了冯惟讷曾被指摘的覆辙。

1.2 增补辅仁亲王二诗：补遗之功与复原之失

《池亭玩花》：合理的补遗

此诗录自《本朝无题诗》中卷“花下”部。从任何角度看，它都完全符合《日本诗纪》的收录标准：体裁上，它是一首格律严谨的七言律诗；内容上，它描绘文人池亭赏花、诗酒唱和的雅趣，与宽斋已收录的辅仁亲王《花下命饮》、《寻山花》及其他诗人的大量“花下”主题诗意境雷同；作者方面，宽斋共收录辅仁亲王诗 24 首，摘句 4 句，显见对其重视。该诗的遗漏，更大可能是在浩繁的卷帙中发生的偶然疏失。因此，若林氏增补此诗，有效地弥补了宽斋编纂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缺憾，此举无疑是得当且必要的。

《水阁纳凉》：武断的复原

此诗同样录自《本朝无题诗》（中卷“水阁”部），但其文本状态与《池亭玩花》截然不同，原典中该诗残损极为严重，诗句大半阙佚。若林氏对其进行了增补复原，但问题在于，他的复原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，更像是一种基于残存文字和诗韵的推测。将其复原结果与现代学者本间洋一结合《和汉兼作集》所保留的颌联“葛衣缓带眠松岸，藤杖扶身立石阶”所作的最新复原对比，可发现二者在句序、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。更关键的是，若林本完全漏补了底本中残存的末句“□命讽吟欲述怀”。宽斋并非不收残诗，《日本诗纪》中诗作后缀“以下阙”者比比皆是。但对于这种诗题不全、诗句大半湮灭的作品，宽斋选择放弃收录，体现的是一种“多闻阙疑”的审慎态度。若林氏在缺乏确凿证据下的强行增补，不仅学术价值存疑，也违背了宽斋处理残文献的谨慎原则。

2 若林友尧删除的诗作及其得失辨正

若林氏共删除 4 首诗作，其理由看似充分，但深究之下，皆难以成立，且严重背离了宽斋的编纂宗旨。

2.1 删除兼明亲王《远久良养生方》：对诗体多样性的忽视

此首三言诗录自《本朝文粹》“杂诗”部，是《日本诗纪》中独一无二的三言体例。若林氏或认为三言非正统诗体而将其删除，这暴露了其诗体观念的狭隘。宽斋的视野则宏阔得多。其编纂的典范——《古诗纪》中收录了《练时日》、《华晔晔》等汉郊祀歌三言诗；《唐诗纪》及宽斋极为熟悉的《全唐诗》中，亦收录了颜真卿、皎然等人的三言联句及寒山

的《三字诗六首》。空海《文镜秘府论》更早有对三言诗体的理论探讨。兼明亲王此诗，无论从“松有盖，石有床。前有树，后有篁”的景物对仗，还是其表达的隐逸养生之趣，都明显受到寒山三言诗的影响。宽斋将其收录，正是其“网罗放佚”宗旨的体现，意在展示日本汉诗对中国多元诗体的接受与模仿。若林氏轻率删除，无异于抹去了日本汉诗史上一个独特的样本，未能理解宽斋保存文学史全貌的深远意图。

2.2 删除长屋王《製千袈裟缘，各绣一偈施唐国》：对文献历史价值的轻忽

此四言偈诗因其与鉴真东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关联而载于《全唐诗》及《六学僧传》。若林氏删除之，或因其为“偈”非“诗”。但这同样是一种僵化的文体观念。《全唐诗》本身对偈颂的处理就存在矛盾（既删一般偈颂又收白居易、贯休等人的诗体偈），而宽斋所宗的《古诗纪》便收录了慧远的《报罗什偈》。更重要的是，此诗的价值远超文体本身。它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文献。江户学者林鹅峰在《本朝一人一首》中特为收录，并注明“然此偈以见中华之书，故再出之”，可见其珍视。宽斋编纂《全唐诗逸》，对此诗的价值心知肚明，其收录既是遵循典范，亦是出于对重大历史关联文献的保存。若林的删除，只看到了文体的“不纯”，却忽视了文献不可复得的历史价值。

2.3 删除岛田忠臣《叙雪五十韵》：对“求全”宗旨的背离

此五言排律阙文过半，若林氏或因其实用性丧失而删。但这与宽斋的处理原则直接相悖。《日本诗纪》中残诗数量众多，宽斋均以“以下阙”注明，予以存目。对于岛田忠臣的《田氏家集》，宽斋更是几乎全文照录，仅将《叙雪五十韵》一诗从原集中卷第十六首的位置移至卷末。这一细微的顺序调整，恰恰表明宽斋明知其残，却仍有意保存其目，以供后人知晓或他日补苴。这是一种彻底的文献保存家心态。若林氏以“无用”为由删除，而同时又增补同样残损的《水阁纳凉》，标准之混乱，恰恰反衬出宽斋宗旨的一贯性。

2.4 删减小野篁《九条右丞相花亭法华会诗》：对宽斋按语的漠视

此联诗作者与诗题中人物时代不符，宽斋早已察觉，并在诗下自注：“野相公与九条右府不同时，当是传写之误。”

然而,宽斋在明知其误的情况下,依然选择了保留原貌。这并非疏忽,而是一种极其可贵的文献学素养:存疑传信,不轻改古书。他将判断权交给读者,自己则忠实地保存文献的原始状态。若林氏的行为,则是一种简单的“纠错”,直接抹去了这个存在了数百年的“错误”,同时也抹去了宽斋留下的学术按语和思考痕迹。此举破坏了文本的历史层次感,也漠视了宽斋的审慎态度。

3 结语

通过以上细致的辨析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清晰的结论:若林友尧对《日本诗纪》的校订工作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性。

一方面,作为一位细致的校书者,他在字句校勘、错简整理等纯技术层面功不可没,为《日本诗纪》的清晰化、规范化做出了贡献,其增补《池亭玩花》也体现了补遗的敏锐。

但另一方面,作为一位需要深刻理解主编意图的“代理”编纂者,他却显得力有未逮。他对诗作的增删,暴露出其与市河宽斋在学术视野、编纂哲学上的深刻差异。宽斋的宗旨是“网罗放佚”,其视野是融贯中日、追溯源流的文学史家的视野,其方法是尊重文献、存疑传信的文献学家的方法。而若林氏则更像一位文体纯净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,他以是否合乎常见的诗歌体式、文本是否完整可读为主要标准,进行了一次次“清洁性”的删除,其标准却不免陷入自相矛盾。

因此,若林校订本的价值主要在于其“校”的部分,而对其“删”与部分“增”的内容,我们必须持高度的批判态度。本研究之所以强调应回归市河宽斋稿本作为研究底本,正是因为稿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宽斋原始的编纂意图和学术思想。若林友尧的增删之“失”,恰恰从反面凸显了市河宽斋编纂《日本诗纪》之“得”——那种宏阔的视野、严谨的体例与求全存真的精神,使其著作超越了时代,成为日本汉文学研究不可绕过的里程碑。

参考文献:

[1] 市河宽斋编,后藤昭雄解说:《日本诗纪》,东京:

吉川弘文馆,2000年,第7-10页。

[2] 市河宽斋编、后藤昭雄解说:《日本诗纪》,东京:吉川弘文馆,第27页。

[3] (明)冯惟讷编、(明)吴琯校订:《诗纪》(明万历14年刊本),东京:内阁文库(林家旧藏)。

[4] (清)冯舒:《诗纪匡谬》,第15页。

[5] 周远斌:《论三言诗》,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4期,第77-78页。

[6] 空海:《文镜秘府论》第四卷,东京:内阁文库藏(林家大学头旧藏)。

[7] 刘勰著、陆侃如、牟世金译注:《文心雕龙》,山东:齐鲁书社,1995年,第429页。

[8] 空海:《文镜秘府论》第三卷,东京:内阁文库藏(林家大学头旧藏)。

[9] 周远斌:《论三言诗》,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4期,第78页。

[10] 丁福保:《历代诗话续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381页。

[11] (唐)释寒山:《寒山诗》,宋刻本。

[12] 小岛宪之: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《怀风藻 文华秀丽集 本朝文粹》,东京:岩波书店,1964年,第175页。

[13] 项楚:《寒山诗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0年,第844页。

[14] 斋藤隆信:《汉语佛典中偈的研究》,京都:法藏馆,2013年,第136页。

[15] (清)彭定求等:《全唐诗》(第一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凡例第8页。

[16] (清)彭定求等:《全唐诗》(第二十一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8375页。

作者简介:张璇,文学博士,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,研究方向: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。

基金项目:本文为“东亚文化交流语境中的明清诗学与江户汉诗集研究”的成果,批准号(LJ112510143001)